

An illustration at the top of the cover shows several red flags waving. In the background, there is a silhouette of a traditional Chinese city wall with a multi-tiered tower. A small circle containing the number '22' is located in the upper right area of the illustration.

解放战争 回忆录

中国青年出版社

解放战争回忆录

(增订本)

红旗飘飘编辑部编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61年·北京

解放战争回忆录

(增订本)

红旗飘飘编辑部编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36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 1/32 13 1/16印张

1961年1月北京第1版 1961年5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 120,001—150,000 定价(2) 0.84元

08 22 6 5 1 2 1

· 31 ·

目 次

美蔣和平阴谋的破产.....吳玉章 3

——解放战争初期的一段回忆

“彻底消灭，彻底舒服”.....中將 刘 忠 30

——記上党大捷

剥去美軍的画皮.....少將 仲曦东 43

鉄流千里.....中將 皮定均 55

萊明的預見.....袁學凱 84

——記毛主席在1947年撤离延安前夕的一次談話

“胸中自有雄兵百万”.....閻长林 92

——記毛主席在陝北战争中

偉大的轉折.....閻长林 109

——記毛主席在陝北战争中

轉战江淮河汉.....唐平鏞 134

——刘邓大軍南征記

挺进豫西.....大將 陈 赓 遗作 151

第一个春天.....中將 梁必业 167

虎口拔牙.....少將 曾雍雅 188

塔山阻击战.....中將 吴克华 202

黑山阻击战.....中將 梁兴初 218

淮海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同志战略战术思想

的胜利.....上將 陈士榘 250

在淮海南线.....賀光華 270

活捉杜聿明.....少將 陈茂辉 282

兵临城下.....上將 陈伯钧 289

——回忆解放北平

回忆天津战役.....上將 李天佑 310

雄师渡长江.....中將 鮑先志 337

上海激战三昼夜.....中將 聶凤智 361

出塞曲.....中將 郭 鵬 385

美蔣和平陰謀的破产

——解放战争初期的一段回忆

吳玉章

还在抗日战争后期，美帝国主义即加紧了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妄图在战后代替日本的地位，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蒋介石依靠了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援助，不积极准备力量，以反攻日寇，收复国土，却处心积虑地在那里布置阴谋，准备内战，坐待胜利到来之时，好从峨眉山杀下来，一举把共产党、解放军消灭，以恢复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反动统治。对于蒋介石的反动阴谋，中国共产党早已洞若观火。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即曾发出了严重的警告：“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现在正在所谓‘召开国民大会’和‘政治解决’的烟幕之下，偷偷摸摸地进行其内战的准备工作。如果国人不加注意，不去揭露它的阴谋，阻止它的准备，那末，会有一个早上，要听到内战的炮声的。”

1945年8月8日，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对日宣战。在苏联红军的坚强打击下，日本帝国主义被迫宣布投降。抗日战争胜利了！经过八年艰苦奋斗、流血牺牲的中国人民，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该是多么的兴奋啊！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

却一面下令解放軍“應就原地駐防待命”，不許解放軍進行反攻、收復失地，一面又令敵偽軍“負責維持地方治安”，以待蔣黨去“接收”。蔣介石在美帝國主義的支持下，實行蔣日合作與蔣偽合流，其目的不但要獨吞抗戰勝利的果實，而且還想進一步從根本上把中國共產黨和它領導的人民革命力量加以消滅。

但是，由於毛澤東同志的正確領導，在抗戰勝利的時候，中國人民革命力量已經非常強大了。解放區已經擁有一億以上的人民，解放軍已發展到一百萬人，並有民兵二百多萬；中國共產黨已成為擁有一百數十萬黨員的大黨，而且政治上已經成熟，它完全能領導全國人民，越過前進道路上的障礙，把革命事業引向勝利。針對着蔣介石國民黨的“寸權必奪，寸利必得”的反動方針，毛澤東同志於1945年8月13日在延安幹部會上所作的《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的講演中，提出了“針鋒相對，寸土必爭”的革命方針。根據這一方針，我們一方面要力爭和平，反對內戰；一方面又要對蔣介石發動全國規模內戰的反革命計劃，作充分的準備。就是說，對帝國主義和反動派不抱幻想，不怕威脅，堅決保衛人民的鬥爭果實，努力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

正因為中國共產黨採取了堅定不移的方針，而這時國內人民和國際輿論又都反對蔣介石進行內戰，同時蔣介石也覺得他進行全面內戰的準備工作還沒有完全做好，還需要一些時間，以便把更大量的軍隊運到內戰前線去，因此他決定要玩弄一次和平陰謀。於是，這個靠內戰起家、雙手沾滿人民鮮血的劊子手居然裝扮成和平妖怪，竟於8月14日、20日和23日，一連發出三次電報，邀請毛澤東同志去重慶談判“和平”。這分明是要的鬼把戲，應不應該理它呢？毛澤東同志認為，為了盡一切可能爭取和

平；为了揭露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阴谋，以团结和教育广大人民，我们应该去。如果我们不去，就恰中了蒋介石的诡计，他正是希望我们不去，以便借此说我们拒绝和平，发动内战。因此，毛泽东同志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毅然决定飞往重庆。听说毛主席要去重庆，延安的广大军民都非常担心。因为中国历史上曾有过许多“鸿门宴”之类的事情，而蒋介石对待李济、胡汉民等人的流氓手段^①，人们记忆犹新，人们为毛主席担心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但是，毛泽东同志正确地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认为有强大的人民力量特别是解放区的力量作后盾，蒋介石是难于重演南京汤山的旧戏的。就在毛泽东同志快要起身的时候，戴老（范文澜同志的爱人）还赶来对我说：“请告诉毛主席，我们劝他千万别去呀！”在临上飞机的一刻，我转告了范老夫妇的意见，毛泽东同志笑了一笑，说道：“谢谢他们的好意，我注意一点好了。”就这样，毛泽东同志于8月28日下午，由周恩来、王若飞等同志伴随，在千万人民的欢呼声中，到达了重庆。

毛泽东同志的降临，使重庆整个山城为之沸腾，使整个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都充满了希望。无数的工人、学生和市民热烈地欢迎毛主席，把毛主席称为中国人民的救星。许多人为此感动得流泪。柳亚子兴奋地写出了他新的诗章^②。善良的人们是如此渴望和平，他们哪里知道蒋介石的葫蘆里装的完全是“和平”的假药。

① 1929年蒋桂军阀战争前夕，蒋介石扣押李济于南京之汤山。1931年因所谓“约法”问题的争执，胡汉民亦在汤山遭蒋软禁。

② 柳亚子的诗写道：“醵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战尚休。霖雨苍生新建国，云山青史旧同舟。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笑昆侖頂上頭。”

毛泽东同志的到达重庆，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由于他事前对谈判毫无准备，所以我们的代表一去，就把他弄得手忙脚乱，在政治上完全陷于被动。蒋介石虽然派了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为代表来和我党的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同志进行会谈，但他们对谈判并无诚意，只不过成天地虚与委蛇，一切的提案都要由我们提出，他们只是消极地应付而已。而且，就在毛泽东同志飞抵重庆的第二天（8月29日），蒋介石就密令各战区印发他在1933年所编写的罪恶手册——“剿匪手本”。9月17日，蒋介石又密令送发这些手本（密令和手本均被我缴获）。同时，国民党军阎锡山部对我晋冀鲁豫解放区上党地区的进攻，也在9月间就开始了。

经过四十多天严肃的谈判斗争，蒋介石迫于国内外的形势，不得不在表面上接受我党提出的和平团结的方针，不得不虚伪地同意结束训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保障人民自由、保障各党派平等合法地位、严禁特务活动、释放政治犯、积极推行民主的地方自治、改革和裁减全国军队、严惩汉奸、解散伪军等主张。所有这些，都写在国共两党代表于1945年10月10日签订的“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上面。这有什么好处呢？毛泽东同志说：“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理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

为了争取和平，为了争取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中间人士的同情，以击破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污蔑，我党在谈判中也作了一些必要的让步。我们同意让出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除外）等八个解放区，同意按比例缩编我们的军队，如果国民党真的肯把它的军队缩编为一百二十个师的

話，那末我們可以把解放軍縮編為二十個師，只占全國軍隊的七分之一。但是，國民党的目的是要根本消滅解放區和解放軍，因此關於解放區政權和軍隊的問題，始終未能達成協議。重慶談判的經驗再次證明，政權和軍隊問題是革命的根本問題，因而成為革命和反革命鬥爭的焦點。誰如果忘記了這一條，誰就要犯嚴重的錯誤。

由上可見，我黨在談判中雖然作了一些讓步，但這些讓步都是有原則的，並無損於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在涉及根本利益的問題上，我黨則不懼任何威脅，始終堅定不移，毫不退讓。而且，在談判期間，我們絲毫沒有放鬆警惕，我們對國民党的內戰陰謀，作了必要的準備。在黨中央的一次會議上，少奇同志（他當時代理主席的職務）就提出要把南方的一些部隊調往北方，這樣既可鞏固北方的解放區，又可使這些部隊在內戰一旦發生後，不致孤懸敵後，被人吃掉，同時對談判也有好處。這個意見在征得毛澤東同志的同意後實行了。這時，我們在解放區尤其是新解放區正放手發動群眾，由反奸反霸而減租清算，群眾運動在轟轟烈烈地開展，有的地方，農民甚至自發地起來解決土地問題。這樣，自日本投降後，解放區不但迅速地擴大了，而且從根本上鞏固起來了。正因為我們一方面參加和談，一方面又準備自衛，我們才能夠立於不敗之地。

“雙十協定”雖然簽訂了，但蔣介石絲毫也不打算遵守。“雙十協定”於10月12日公布，13日蔣介石就對其部下頒發了“剿匪”密令，命令他的將領，要遵照他所訂的所謂“剿匪手本”，“督勵所屬”，對解放區“努力進剿”，“迅速達成任務”，這就是說，他已下令對解放區發動大規模的進攻。

但是，蔣介石的軍事進攻，在解放區軍民英勇的反击下遭到

了可恥的失敗。10月中旬，進攻我上黨地區的閻錫山部國民黨軍三萬餘人被我軍全部殲滅，連其指揮官第十九軍軍長史澤波等許多高級將領皆被我軍俘虜。這就是著名的上黨戰役。10月底，我軍在規模更大的平漢戰役中，在邯鄲地區消滅了沿平漢鐵道進犯我晉冀魯豫解放區的國民黨軍七萬餘人，其高級將領第十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八軍軍長高樹勛於戰場舉行起義；第十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四十軍軍長馬法五等人則被迫放下武器。

解放區軍民的勝利也推動了國民黨統治區反內戰運動的高漲。11月19日，重慶各界成立了反對內戰聯合會。25日，昆明舉行了盛大的反內戰集會，由於國民黨反动軍警的橫暴干涉，激起了昆明數萬學生的總罷課。至12月1日，便發生了舉世轟動的“一二·一”慘案。接着，全國各地都爆發了為援助昆明學生的遊行示威，一個以學生運動為主的反內戰運動，一時席卷了整個國民黨統治區。

中國人民反對內戰的堅決鬥爭，迫使美帝國主義不得不改變其干涉中國內政的手法。11月27日，美國政府宣布調回其臭名昭著的駐華大使赫爾利，另派馬歇爾以特使名義來華“調停”中國內戰。很顯然，美帝國主義妄圖親自出馬，指揮着蔣介石國民黨來共同串演一出“和平”的活劇。就是這種情況下，在12月於莫斯科舉行的蘇、美、英三國外長會議上，美國才同意了蘇聯一再堅持的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重申不干預中國內政的政策。

由於上述三方面的原因，即解放區軍民自衛戰爭的勝利、國民黨統治區人民反內戰運動的高漲和莫斯科三國外長會議對中國問題的決議，特別是由於第一方面的原因，蔣介石才被迫同意召開“雙十協定”中規定的政治協商會議。

我黨出席政協會議的代表為周恩來、董必武、王若飛、叶劍

英、陆定一、邓颖超和我，共七人。这时董必武同志已在重庆。（叶剑英同志后来参加了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工作，由秦邦宪同志代替他为政协代表。）我们在周恩来同志的率领下，于12月16日飞赴重庆。重庆，这个我曾经生活和斗争过多年的故乡城市，却一直呻吟在黑暗的反动统治之下，如今我又从革命的圣地延安归来，我到达重庆的时候，心里充满了无限的感慨。

我们到重庆后，即向国民党提出：必须在政协开会之前，实行无条件停战。国民党在当时军事政治都处于不利的情况下，被迫同意了我们的主张。1946年1月10日，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同时下达了停战的命令，并规定这一命令于13日起生效。但是，蒋介石在停战令公布之前，却先向他的军队发出了“抢占战略要点”的密令，这就清楚地证明了蒋介石绝不肯真心停止内战，只不过是利用停战来作为其进行内战的烟幕罢了。

与发布停战令的同时，政治协商会议也于1月10日开幕。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各方代表共三十八人，其中国民党八人、共产党七人、民主同盟九人、青年党五人、无党派人士九人。它的成分极为复杂，大致说来，可分为左、中、右三种势力。左派即革命派，以共产党为代表，它代表着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利益，主张推翻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右派即反动派，以国民党为代表，它代表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坚持一党专政的法西斯统治；中间派也可以说是改良派，它主要地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幻想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旧民主主义，民主同盟基本上属于中间派。这时的青年党已公开脱离民主同盟，成了国民党的附庸；民社党虽然表面上还留在民盟里面，实际上也属于右派的势力。在无党派人士中，既有左派，也有右派，而以中间派居多数。我们的方针是争取团结中间

派以便和反动派进行斗争。

这次会议前后共历时二十二天，开了十次全体会议和许多次分组会议。（分组会有政府组织、施政纲领、军事问题、国民大会和宪法草案等五个组，我参加的是宪法草案组。）无论在全体会议上和分组会议里，都充满了斗争。争论的焦点仍然是军队问题和政权问题，即所谓军队国家化和国家民主化的问题。

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仆从提出了“军队国家化”的问题，说什么必须先有军队国家化，然后才能政治民主化，企图以“民主”作钓饵，来勾去人民的军队。针对着蒋介石的这一阴谋，我党指出：要想实行军队国家化，必须首先实行国家民主化与军队民主化。即是说要把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家变为民主的国家，要把蒋介石私人军阀的军队变为人民的军队。在这两条原则的尖锐斗争中，有些中间派人士居然想走“第三条道路”，他们幻想国共双方都交出军队，由他们来代表“国家”加以接收。但是，天地间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呢？他们的幻想终于落了空。

关于国家民主化的问题，争论也是一样的激烈。国民党既不愿在当时把它的独裁政府改组为民主联合政府，只希望以扩大几个政府委员之类的办法来搪塞全国人民的压力，也不愿在以后实行真正的民主与宪政，只想在旧国大代表仍然有效和所谓“五五宪草”的基础上，作点换汤不换药的改变；不仅如此，它甚至妄图在“统一国家主权”的名义下，把解放区一口吞掉。针对着蒋介石的这一阴谋，我党一方面坚持要实行地方自治，各省民选省长，自制省宪，以此来保障解放区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存在和发展；另一方面则要求把国民党反动政府改组为真正的民主联合政府，并且要在它的领导之下，召集真正的国民大会和制定真正民主的宪法，以此来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为人民革命在

全国的胜利創造一些条件。在这个問題上,某些中間派人士注意的中心是政府委員的分配以及什么总统制、內閣制之类的东西,也就是說,他們爭的是旧民主主义和个人的地位,并不是新民主主义和人民的利益。

經過一場尖銳的斗争,政治协商會議终于通过了关于政府組織、施政綱領、軍事問題、国民大会和宪法草案等五項決議案。这些決議虽然离我党的要求还很远,但却在不同程度上有利于人民而不利於蒋介石的反动統治。

政协会議的召开和政协決議的公布,使全国人民特别是国民党統治区的人民欢欣鼓舞,不少的人都以为中国从此即将走上和平民主的新阶段。其实蒋介石只不过是利用政协来进行和平欺騙;以配合他这时正在那里进行的全国規模的內战准备。

对于蒋介石的一切,我党从来不抱任何的幻想。蒋介石曾在政协会議的開幕詞中提出了所謂給人民自由权利、各党派平等合法、推行地方自治和释放政治犯等四項諾言。在要求国民党释放我們被捕同志的时候,我們曾反复考虑,是开出一大堆的名单好呢,还是只提出个别的同志?我們估計到国民党的反动性,認為把某些同志提出来,不仅不能使他們得救,甚至反而会引起国民党对这些同志的注意,增加他們的危險。因此,我們最后只提出了廖承志和叶挺两位同志。此外,我們还提出要释放张学良將軍。果然不出所料,国民党虽然惧于全国的輿論和我党的力量,不得不把廖承志同志和叶挺同志放了出来,而对其他同志則一个也不放。甚至連张学良將軍(虽然当时各界人士都提出了释放张学良的要求),它也不肯释放。所謂释放政治犯,原来是一个騙局。

还在政协会議开会期間,国民党特务就开始了对政协的破

环活动，滄白堂事件^①和搜查民盟代表黃炎培住宅的事件都是在这时发生的。而当政协会議閉幕后，2月10日，重庆各界人民正兴高采烈地在較場口举行庆祝政协成功的大会时，国民党特务却大打出手，在会场上打伤了郭沫若、李公朴等六十余人，这就是轰动一时的較場口事件。接着，22日国民党反动派又无耻地在重庆制造反苏游行，組織特务流氓捣毁了我新华日报营业部，并把我們的工作人員楊黎原等同志打得遍体鳞伤。与此同时，民盟机关报——民主报的营业部也遭到特务們的捣毁。类似的挑衅事件，一时曾遍及国民党統治区。所有这些，都証明国民党已蓄意撕毁政协决議。果然，在3月上半月召开的国民党的二中全会上，蔣介石就公开声明，对政协决議要“就其犖犖大端，妥筹补救”，就是要从根本上加以修改和撕毁。3月下旬至4月初，国民党又召开了它御用的国民参政会的四届二次會議。在这个會議上，蔣介石发表了又长又臭的演說，大弹其反动透頂的法西斯的法統論之老調，表示要坚决撕毁政协决議和3月27日剛訂立的东北停战協議。至此，蔣介石发动內战的阴谋已經昭然若揭了。

蔣介石这一套阴谋詭計，都是在美帝国主义的导演下进行的。美帝国主义一面用各种方法支持蔣介石打內战，特别是用海軍把大量的国民党軍运到了內战前綫；一面却装作“和事佬”来进行“調处”。馬歇尔一开始就只主张在关內停战，不主张关外也停战，他和蔣介石一样，妄图讓国民党軍占领东北后，再集中力量到关內来消灭我們。当时設立在北平的軍事調处执行部

^① 政治协商會議进行期間，重庆各界人士每晚在滄白堂集会，听取政协代表报告开会情况，1月15日-24日，国民党特务曾多次捣乱会场，人們把这称为滄白堂事件。

和它派出的执行小组，虽然是由美、蒋和我们三方面组成的，但美国人总是站在蒋介石方面，拿“调处”来为蒋介石的军事服务。哪里对国民党的军事不利，执行小组就被派到那里去，以阻止我军的前进，和挽救国民党军的失败；而当国民党军发动进攻时，执行部却任意不理，或借故拖延，不去调处，以便国民党军放手进攻，取得某些军事上的便宜。美帝国主义的这套把戏，一时确曾欺骗了一部分人，特别是某些所谓中间人士。但到后来，它的马脚就逐渐露出来了。

对于美、蒋的阴谋，我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我们一方面和它们进行谈判，一方面又不断揭露它们的阴谋。例如对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的演说，我们解放日报就发表了著名的社论——《驳蒋介石》，彻底地揭穿了他恶毒的阴谋，狠狠地打击了他疯狂的气焰，把他驳得体无完肤。但是，更重要的，还在于壮大我们解放区的力量。这时，为了充分发动群众，我们已放手让农民去解决土地问题，为此，我党中央曾于5月4日发布了具有重大意义的“五四指示”。在群众发动的基础上，解放军的实力得到很大的发展和巩固。

我们虽然主要地依靠解放区的力量，但同时绝不放弃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斗争。由于国民党政府要“还都”南京，我们的代表团也必须迁移，我党决定把四川省委公开出来，以便进行统战工作和对国民党作斗争。4月30日，周恩来同志在重庆最后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公开了省委，介绍我和王维舟同志是省委的正副书记。周恩来和董老等同志离开重庆后，没有他们的直接领导，我们更感到自己肩上担子的沉重了，但是，我们省委的全体同志都很有信心，愿意兢兢业业地去完成党所交付的光荣任务。

省委一經公开，我和王維舟同志即四处活动，爭取在事实上得到合法的地位。5月19日，馮玉祥在重庆北碚召开了一个张自忠殉国的紀念会，我們故意用省委的名义送了一付輓联，写道：“已使日寇灭亡，忠魂可慰；再令生灵涂炭，人民何堪？”由于这付輓联被放在灵堂中最显著的地方，而各报纸又紛紛加以报导，因此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国民党重庆市党部打电报問国民党中央：“为什么允許他們公开？”国民党中央令其重庆行营查复。这时，行营主任张群不在，国民党重庆市长代行营主任张篤伦跑来找我，他說：“你們公开，我是知道的，但手續不周到……你看該如何电复中央呢？”他言詞中有責难之意。我于是立即向他指出：“第一，蔣介石在政协开幕时答应的四項諾言中，有各党派平等合法的一条，我們的公开是有根据的；第二，中国共产党是有組織的政党，我們在这里有办事处，有报館，有党员就应有党的組織；……我們的理由是很充足的。”张篤伦无法，只好說：“我就这样回复中央吧。”经过这一番压迫无效之后，事实上，我党的公开，国民党官方已被迫承認了。

但是，这时的情况已十分紧张。国民党在美帝国主义的帮助下，已侵占我东北的四平街、长春和永吉等地。而且它对我中原解放軍的大举进攻，也如箭在弦上，即将开始。我們办事处的門前屋后，这时也是軍警林立，崗哨如麻。而且国民党的报纸天天造謠，或說王維舟同志已到川北搞武装，或說我們要在重庆搞暴动，企图以此为借口来搞我們。我們沉着地应付了这种局面，我对张篤伦說：“請你們注意，我們是不会在这里搞暴动的，但他們（指特务）如果要搞我們，那末，对地方上是很不利的。”重庆国民党各机关为此曾开会討論，有人主张搞我們，张篤伦考虑到自己的利害，說道：“沒有中央的命令，不能搞。”就这样，我們暂时